

疫下的死與活

(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第十二屆大學文學獎中學組「傑出少年作家獎」)

■ 中五乙班 張潔瑩

一個老人從成堆的黑色袋子中坐起了身，房間沒有光線，他輕飄飄地站起來：「這兒真冷。」牆邊是一格格的鐵抽屜，地上放着許多袋子，整齊地排列着。他往自己起身的位置看去，透過黑色看見自己僵硬地在那躺着，「我這是死了？」他繼續向前走，穿過門是急診室，地上的病人咳得肺都要吐出來了，奄奄一息地抓着毯子呻吟，病人的衣服發黃、發臭，他也不例外，整間屋子噙得人流淚，醫護捧着好幾盒藥在病人間閃躲，護士台的電話不斷地響着。

「劉叔你可算起來了。」一個瘦弱的小伙子向他招手。住院時就是跟他蓋同一條毯子，他記得方才也有個袋子裝着他。「剛剛有個護士飄過來說，咱那房裏的一會兒都會往殯儀館送，叫我們早些去找殯儀館的貴婆登記火化，七天沒排到就變孤魂野鬼咯。想當初以為這疫病最多兩年就能平復，誰知道這都十年了。我聽說那護士在這一年多了也沒去投胎，見一只鬼就吩咐一只，真是把『救人』做到底咯！你也醒了那咱一道去殯儀館吧。」劉叔想了想：「我想先回趟家。」「也成，好好道個別。」

劉叔與那小伙子在醫院門口分道揚鑣，護士推着裝滿袋子的車走進臨時搭建的棚子里，那是印有數字的銀色袋子：「這些一會有家屬來認領，記得按號碼放。」劉叔沒多想，便朝家的方向走去了。

今兒天氣不好，絲毫不見陽光。往家的路上，一幕幕鐵閘封去了原有的熱鬧，靜得駭人，許是人老了便總覺得時間過得快，那熱鬧早已是七年前的模樣了，劉叔心想：「這兒還沒醫院熱鬧。」那年雖疫病襲來多時，劉叔總覺得鬧市之景如昨日般，他在這條街上待了大半輩子，彷彿記得這兒所有人事物，透過風聲聽到喧囂。

劉叔回到家，四處擺着空罐頭，用過的口罩掛在門上，冰箱裏是吃剩一半的罐頭，兒子坐在電視前：「這不是某集團老總嗎？三高可真死得快。」兒媳抱着咳嗽的小孩：「要我說就是你那個爹惹回來的！自己病死了可別拽着我兒子一起死。」「我怎知老人院都看不住他，讓他染病回家來看孫子！」劉叔伸出手想為孫兒順氣，卻止於半空顫抖，他盯着老伴的遺照：「你回來看過嗎？」

雖已為鬼魂，劉叔卻覺得雙腳如注鉛一般重，走出了家。去殯儀館的路上，

劉叔只覺自己快嵌入地裏，可風一吹來，他卻快要倒下，風吼得厲害，從居民區刮來，刺入他的耳中。

殯儀館門口蹲着許多魂魄，時不時還有人咳幾聲，一個上班族冷笑道：「這都死了還以為自己病着呢！」「你不也是病死的，瞧你那發黃的衣服，一股醫院味。」上班族不再回話，「劉叔！來這兒坐。」是醫院裏那小伙子，「怎的大家都坐這兒了？」「等火化呢，快去找貴婆拿籌。」

「這紙拿好，叫到這上面的號碼就到你了，到時記得把這紙條丟在屍體旁一起燒了去。」劉叔看了看紙條，寫着 113 號，「現在叫到多少號了？」「現在是 9 號，按週寫的籌，等幾天就到你了，今天才週一。」門口有幾個年輕小伙很是健談，劉叔就坐在他們隔壁。「我啊，是病死的，那醫院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要死不死的，熬了這麼多年還是躲不過。」「可不是！癱在醫院吊命，不如早些像現在這般輕鬆，投胎換個硬朗身體。」「我看那哪像救人的地方，分明是處死的！」上班族扭了扭頭：「鬼也不見得好過，等了一星期醫院床位，結果藥還沒吃幾顆就斷氣了，投胎還得等。」「我啊，活生生餓死的。」

「29 號。」貴婆喊。遠處走來一個人，臉被肉擠得快看不着眼，頭髮風吹都不動，大步向前跨，鞋跟如馬蹄似的，又硬又高，走過時一陣油味久久不散。「你怎出來了，你不是 29 號嗎？」「我怎知道，我剛坐下就被貴婆趕出來了，說有貴賓要先燒，都是鬼哪來什麼貴賓？」「剛走進去那位唄。」「哎呦，你哪能跟老總比。」

劉叔閉眼眯了會，將年少到年老的大事都回憶了一遍。「112 號！」劉叔睜開眼：「怎這麼快？」「你睡三天了！」劉叔起身，突然看見角落裏坐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孩，眼熟得很，他們對視了一眼，「爺爺！」劉叔愣了一下：「你怎也在這，好孩子，可惜了，都怪爺爺……」「爺爺，這好多人，我要等多久？」老人看了一眼小孩的「2019 號」，把自己攥在手中那皺巴巴的 113 號遞給他，接過那張全新的紙條。貴婆走出來：「113 號。」劉叔摸了摸孫兒的頭：「去吧。」小孩笑着跑去：「爺爺再見！」

劉叔送走孫兒後坐回原位，長嘆一聲，耳邊的談話聲漸漸消失了。

第七天了，他靠在牆邊覺得很累，空落落的。明明不遠處就是森林，卻沒有鳥兒願意在這片天上飛。「2019 號」，到他了。「走吧。」貴婆領着劉叔往殯儀館的深處走。劉叔剛坐下，貴婆便將他往外推，他知道，又來貴客了。

陽光拂曉了黑夜，卻未能帶給劉叔一點溫暖，他看着自己的屍身被丟到山

頭，錯過投胎就只能被屍身禁錮，成為失去自由的孤魂野鬼。山頭野草有半個人高，劉叔坐在石上看着身體慢慢地腐爛，蒼蠅在他身邊打轉，肉身變成黑色，爬滿了蛆。直到最後連蒼蠅、蛆蟲都離去，只剩一堆白骨。說來也怪，自他來後，連賤命的草都枯黃了，只得光禿禿的山頭，一隻孤獨的鬼坐於此看無數個春去冬來。紙條從他的衣袋裏掉出來，飄到了白骨旁。

「死與活，分別何在？」